

## 庞莱臣：收藏“甲于东南”的虚斋主人



[宋]赵信 鹁鸽图



[明]唐寅 春山伴侣图轴

清末至民国初年，在社会的剧烈动荡变革中，当时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国家博物馆”清宫收藏的历代书画珍品，在隆隆的枪炮声中纷纷散佚宫外，流向民间，其数量与质量都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此时社会上充斥着各种身份的古董收藏者与古董掮客，不论东洋人还是西洋人，都觊觎着清室旧藏之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纷纷扰扰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的几十年间，战火中的民国收藏风气日盛，官僚、贵族、士绅、

名流、军阀、文士、商人等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均会或多或少接触参与收藏，一大批本土收藏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造就了一批声名卓著的鉴藏家。以书画鉴藏为例，就有庞莱臣、吴湖帆、狄葆贤、叶恭绰、徐悲鸿、刘海粟、张伯驹、张大千、钱镜塘、王季迁、徐邦达、谭敬、张珩等人，他们均富有收藏、精于鉴赏，庞莱臣、吴湖帆、张伯驹、张大千、王季迁、张珩为其中翘楚。他们藏品丰富、品类精全、影响深远，被后人誉为“20世纪书画收

藏六大家”。

在众多书画收藏家中，仅有一位可以称得上是“冠绝全国”的大藏家，他就是庞莱臣。他除了对于书画兴趣浓厚之外，对于青铜器、陶瓷器、玉器、鼻烟壶、碑版和文房器具等均有涉猎。他被誉为“在海派收藏界坐头把交椅”，“近代的大收藏家中的顶级大师”“私家收藏之富为全国冠”。郑孝胥称其收藏“甲于东南”。在海内外鉴藏界有极大影响的“国际王”王季迁则说：“上海有一位收藏家庞莱臣，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拥有书画名迹数千件。”

庞元济(1864—1949)，字莱臣，号虚斋，浙江省湖州市乌程县南浔镇人，被誉为“浙江民族工业的开创者”。庞莱臣直接或参与投资经营的范围很广，除了传统的缂丝业、棉纺织业、造纸业、典当业、金融业之外，还涉及当时的新兴产业，如交通业、电力业、地产业、食品业等多种行业。他先后创办了一大批现代企业，投资总金额超过300万元，是中国近现代民族企业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亦留下了他的足迹。

庞莱臣是商人、实业家出身的鉴藏家，与书画家、文人、官僚等出身的传统鉴藏家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从庞莱臣“虚斋”藏画的情况来分析可以看出，庞莱臣的收藏趣味倾向还是受到了上海地区传统书画收藏圈的影响。《虚斋名画录》《虚斋名画续录》《历朝名画共赏集》《中华历代名画记》与《名集集胜》这五部书所著录的历代名画，大致可以概括庞莱臣“虚斋”藏画中最精的一部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庞莱臣的书画收藏基本取向于唐、五代、宋、元名家作品和吴门、明四家、董其昌为代表的晚明文人士画、清四王及其传派等，其藏品所强调的收藏倾向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清宫度藏书画的选人标准，代表了清末至民国年间传统鉴藏家的整体收藏趣味和偏好。明末以降，晋、唐、宋、元书画是书画鉴藏家们的首选目标，藏品中有无晋、唐、宋、元画，被认为是判定一位鉴藏家是否成为真正大家的标准。故此，在清宫度藏几乎囊括天下名迹时，民间藏家仍然遵循着这条标准，对于晋、唐、宋、元书画的竞相追逐仍是书画收藏界的一大偏向。关于收藏界

这一普遍却又特殊的癖好，庞莱臣毫无例外地遵循。所谓“高古”，这当然是庞莱臣“虚斋”藏画的趣味倾向之一。至于元代以后古代书画鉴藏，庞莱臣则注重以文人书画谱系为主脉的收藏。所谓“南宗”绘画，具体表现在对于明中期“吴门四家”、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晚明文人士画家作品和清“六家”及其传派作品的搜集。“南宗正脉”是庞莱臣“虚斋”藏画的另一趣味倾向。他的收藏趣味倾向一方面展现出自己与传统鉴藏家群体有着相同的鉴赏品位，另一方面更象征着自己继承了传统“南宗”文人画的精神气质。

综上所述，庞莱臣“虚斋”藏画趣味倾向的特点是：一、不遗余力地搜罗晋、唐、宋、元绘画作品，最好是名家名迹，否则，当代的优秀画作也未尝不可；二、重视以明中期吴门画派、董其昌为代表的明末文人画、“清六家”及其传派为主线“南宗”文人画体系的书画作品的收藏，务求名家名迹，或者是名家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三、对于“南宗正脉”之外名家作品的收藏，如八大山人等，采用浅尝辄止的态度，非精品力作不藏。

中国有句古训：“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庞家如果从庞莱臣父亲庞元济创业算起，庞莱臣则是“富二代”，其孱弱的独子庞锡宝，刚而立之年便离开了人世，能够称得上“富三代”的则是庞莱臣的侄子、养子庞秉礼，但毕竟是“养子”，两个年幼的孙辈庞增和与庞增祥成了实际上的“富三代”，所以在庞莱臣立遗嘱分家产时，已各自分得了庞莱臣“虚斋”度藏的一部分。与庞莱臣同为南浔乡贤的近代藏书、刻书大家刘承干在《嘉业堂藏书志·自序》中说：“自天下之大言之，则失于此者得于彼，散于私者聚于公。”果真是一语成谶，“虚斋”藏画的度集、散佚与归宿确如刘承干所言。虽然“虚斋”藏画在庞莱臣生前便开始转卖，但是大量的散佚则是从“富三代”开始。庞莱臣不会想到，他的子孙也会和“平等阁主”狄葆贤晚年一样败落到卖画为生的地步。

庞莱臣生前，不知出于何种想法已经开始转卖“虚斋”藏画。“以藏养藏”是鉴藏界的惯例，庞莱臣也不例外。然而当时庞莱臣实业兴盛，生活富裕，并不缺少买画的资金，审其所卖出的

画作也并非全是伪贻劣劣之作，如韩幹《呈马图》、李成《寒林图》、郭熙《峨眉积雪图》、崔白《烟江晓雁图》、李公麟《醉僧图》、倪瓒《林亭春霭图》等。当然，庞莱臣自有他的想法，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我们难以揣度。庞莱臣生前转卖的“虚斋”藏画，部分流入了国内藏家手中，部分流向了海外。抗战之前，庞莱臣通过外甥张静江与其兄弟张弁群，以及民国年间的大古董商卢勤斋，利用参加巴拿马博览会的契机，将一些“虚斋”藏画运送到了海外。《中华历代名画记》便是一本以向外国宣传介绍“虚斋”藏画为主要目的的画册，当然，不排除有“可供商品目录”的性质。今天，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底特律美术馆、纳尔逊·艾克斯美术馆、克里夫兰美术馆等处均藏有“虚斋”藏画。(文/庞鸥)



湖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庞氏旧宅

## 现代工笔画的语境



陈湘波，生于1963年，湖南邵阳人。现任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馆长。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等。国家一级美术师。出版著有《近现代中国画大家·关山月》《百年山月·陈湘波文集》《文心墨韵—陈湘波画集》《当代美术家作品集·陈湘波》等。

中国的绘画从来不以写实为最终目的，而是一种写意的艺术，这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性与中国人的审美决定的。写意，是中国艺术的根本特点，是中国艺术的方法论和民族特色，工笔画亦不例外。

工笔画和写意画作为两种不同的中国传统艺术样式，却同样是以追求对“意”的表现为目的，是殊途同归的两种艺术样式。工笔画一方面以“应物象形”为手段，因为它有写实的要求；另一方

面它的形式因素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写实，因为工笔画中的线条和色彩在真实物象上是找不到的，它们只是用来反映我们对事物视觉感受的虚拟性的艺术语言。如此，工笔画就具有了写实与非写实的矛盾，然而，在这对矛盾中，工笔画的形式特点恰恰又是集中体现在非写实，即艺术语言的虚拟性上的。

严格来说，工笔画不可能也不需要完全逼真对象，其所谓的写实，只是相对于写意而言的，它也不必像西洋画那样对对象进行逼真的描绘。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工笔画的这种艺术语言的虚拟性所日益显示出来的兼容性和可塑性，以及它对民间艺术、宗教艺术、传统艺术、西方艺术的吸收，为其向现代形式的衍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任何画种都有它的独到性和局限性，因此必须善于扬长避短，就工笔画而言，挖掘其特有的功能，使其尽可能地体现画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完善的艺术语言与丰富的物象描述完美的结合，去表征生活中的人文精神，如此才有可能造就现代工笔画的语境和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讲究共性的，如“求大同，存小异”，对待“异”的态度往往倾向于“平常心是道”。



陈湘波 秋风摇翠竹 94.5cm×44.4cm 纸本设色 2016年

如果将之引申至绘画上，就要求画家尊重共有的客观规律和艺术规律，因为“大同”是一个包容万千、博大宽广的艺术境界，而平常心则是一颗“大”心。在绘画上，要我们追求一种“大”风格，而不仅仅是狭隘的个性。(文/陈湘波)



陈湘波 谷雨迎春生 94.5cm×74.4cm 纸本设色 2016年



陈湘波 独闻幽竹声 44.5cm×68cm 纸本设色 2016年



陈湘波 翠影藏低荷 43cm×43cm 纸本设色 2013年

## 我与赵之谦翰札的一段缘分

人生有许多机缘巧合，也未必不是必然。我以写日记的形式而固定的某种生活习惯，不曾想多年之后，竟成就了我对书写传统近乎“信仰”般的执着，这个习性引发了我日后对手的痴迷，并且开始收藏的嗜好。2002年10月，这种关注于冥冥之中指引我在上海邂逅了赵之谦的《论学丛札》，这是上海崇源高价拍出的“重器”，于是乎花落我家，就此成全了我和《论学丛札》的使命之约。

原本以为经手一件经典遗墨，无非“收藏”而已。敬畏伺候于匣中，又能如何？没想到此《论学丛札》，自打落户我家，闻者来访络绎，刊载者不绝，门庭若市，一本难求。一时间议论者滔滔，乐道者绵绵，我本无意成为“专家”，此时也被坊间传说成学问、眼光如何如何了得，这是赵之谦历近二百年仍垂范于世人的书写坐标。《论学丛札》的附加值可谓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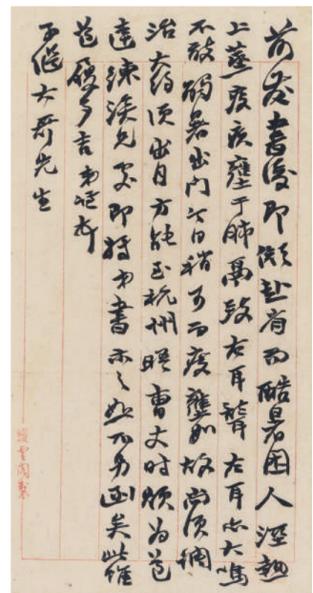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此札历经辗转于海内外百年，坊间暨学术界众口皆碑。此札一出，各路学者因缘际会，“赵之谦”再次成为话题。此札涉及音韵、训诂、历史、人文、书法诸般领域，又涉及针砭时弊，嬉笑怒骂，这些尽在翰札之中呈现。我是演员，此刻恨不能粉墨登场，演绎出一个毁誉不计、宠辱不惊的“揭秘者”给你。

《论学丛札》经由罗振玉、罗继祖祖孙的考辨而传承有绪。这件作品曾辗转流离于海内外，如今算是暂且栖息到个“好人家”。每夜夜深人静时，我常独自面对“赵札”小酌，信不信由你，我们彼此有话说，且都在翰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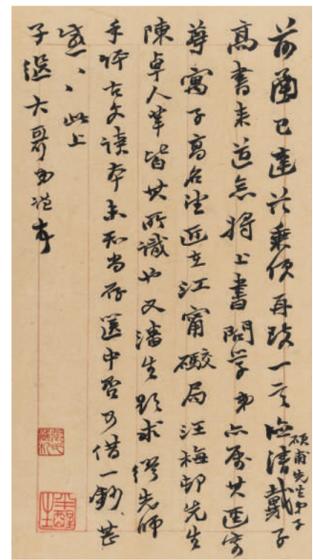
2002年，上海崇源对《论学丛札》敬畏之余，对上拍心存疑虑，“多达三十九通的赵之谦致胡体系的信札”，由于是艺术拍品，行将为人购求，其后一旦为藏家秘玩深藏于篋，则如此珍稀的资料又将尘封，这无疑为关心研究赵之谦的憾事。遂引出专家研讨并征得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严佐之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柳曾符先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徐建融先生、上海图书馆古籍部郭立喧先生的论文发表，如此恭谨，如履薄冰。我的压力无形中越来越甚，魂牵梦绕着要做点事出来。2009年，《论学丛札》在《中国书法》十期刊出，据说一发而空，我想讨多一本也不成，遂成心病。

又过了八年，2016年嘉德秋拍，我再次拍下《搨翁墨妙》，这为赵之谦致赵之谦等信札十八通。

2017年我整六十岁，闻鸡起舞，两批翰札正好凑整四册本，请名古屋的邹涛先生(《中国书法全集·七十一—赵之谦》卷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先生(专研《国朝汉学师承记》及赵之谦)撰文，加上严佐之先生、柳曾符先生两篇专撰，共四篇，又请暨南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曹宝麟先生题签，“四菜一汤，有荤有素”。《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交由北京雅昌二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精装出版，算是对好书者、暨赵之谦先生有个交代，也不枉“赵札”与我一场的缘分。(文/崇本堂)



[清]赵之谦 论学丛札 纸本 崇本堂藏



[清]赵之谦 行书信札 纸本 崇本堂藏

本版由《中国书画》编辑部供稿

本版主编 刘光 责编 宋建华 制作 闫亮 E-mail: zmn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